



門 武
番 310
卷 5

周氏
杏庵

傷寒論

傷寒論脉證式卷之六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太陰病脉證并治第六

按陰也者。取義於陰晦也。以象病勢之陰晦於內也。蓋病勢之陰晦於內者。乃是以精氣負于邪氣故也。夫精氣之負于邪氣乎。不固一其態不能必無多少之異別也。此即所以有三陰之設也。蓋太陰也者。陰之初。而精氣負于邪氣之

定惠曰太陰者其邪
既定根底于田內而
始將排推正陽上外
者故雖此証即亦當
有中風太陰病傷寒
之三等而存也而太陰
之太即亦太初太之太
而作陰症之初一也不
病以微例於太陽下篇
與陽明篇之面目者以
其邪亦定著于裏內
也然邪既大身甘重而
將排作正陽于裏外以

其位相變為陽明與
大陰之別也而於斯太陽
有直道者有自三陽
而經表者有但以精之
耗損未深多故不復及
附子便以建中理中等
僅補其精液則
輕邪自可脫除也而於
陰之義也蓋有一義一者
謂身固之政權已不在正陽
而自歸于邪陰者矣二者
謂不見邪熱往來熱身
熱潮熱等之大熱而僅
存輕微微熱也尚熱
斯辨太陽下篇及陽明
與太陰並省病法二字
之詳矣夫學大陽上篇
以能其治者可謂是上工
之能邪也必不違乎
目未脫一字也儻違于
聖法則其邪陷歸于胎腸非是
夫經表者太陰部在腹裏故
欲陰部在腹裏獨如少陰與
少陽經表之藥首經不
論之其部並均於心胎半表半裏唯

傷寒用論卷之六
始也故以虛寒為之態而以胃之上口為之位
也是雖既均據于胃而與夫陽明之精氣勝于
邪氣而以實熱為其態者自有別也豈敢為混
同乎耶夫蓋太陰之於名義也據所謂四象論
之則太陰即少陰之所歸趣而其序必在於少
陰之後者也此書雖假用之而至取其義則異
矣故今添四象以陽明厥陰而六之以應乾坤
六爻之象而盛陽不求之於太陽而繫之於陽
明老陰不求之於太陰而繫之於厥陰是故陽
之為陽特於陽明乎見之矣陰之為陰特於厥

陰乎見之矣以是乎太陽非陽實之極惟是陽
位之標也太陰亦非陰虛之極惟是陰位之標
也是故於太陽則以桂枝麻黃發之於表之未
重也於太陰則以建中理中制之於裏之未深
也故以其對應論之則太陰自反對太陽可知
矣豈唯是乎如少陰之反對少陽厥陰之反對
陽明亦復可準知矣今也假用六經之大旨為
然矣夫然故太陰之為虛為寒比之少陰厥陰
則抑淺而少矣故於其候法尚帶實候而未盡
偏虛候但以若自利腹滿腹時痛認之太陰者

也故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也。又曰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則腹下結鞭。

太陰之為證也。為之陰位之始也。以是乎。其證尚顧陽位。是所以為腹滿而吐也。蓋腹滿而吐之雖似于實候而不婉不大便難鞭之比。而摠於食不下。自利益甚。則可知既虛滿而不實滿也。食不下。食不下口腹也。以食少言之也。自利即下利也。益甚對食不下言之。以別陽位之下利也。蓋陽位之

定憲曰此篇亦做於諸部位所首榮之者。例以嚴其法也。腹滿而吐者非是主邪實。腹滿蓋氣液不能。巡轉更波滯而為滿矣。吐者此由中篇所謂。令陽氣微不能消。以胃中虛冷故吐也。食不下者以損消穀引食之機也。自利益甚者由腹中無邪積故。精液自將脫也。時腹自痛者以陽氣虛。津液而循環不能津。及為邪所縛。將處其。若字以下。林不止其易。誤治也。下之。以其自利。嫌乎。下利。而或。以大柴胡。等者也。

胸下結鞭者因精脫心胃相踈隔以結聚鞭閉也

於下利也。飲食為邪驅逐矣。故食少則利自少。食多則利亦多矣。陰位之於下利也。津液自為耗散矣。故食不下。則自利反益甚矣。且也。於陽位則以不可利為常。故謂之下利也。於陰位則以可利為常。故謂之自利也。雖然。往往通下利自利。而互言之者。亦有之矣。不可必拘泥矣。時腹自痛。此邪氣克津液之所為也。時者言腹痛有間斷也。以別夫少陰之於腹痛無間斷者也。乃是太陰少陰深淺輕重之分。可思諸。若下之已下二句。文義不續。恐是後人之附說耳。醫宗金鑑自利益甚一句。序之

於表者也是所以以桂枝湯也於少陰則既已純粹於陰地者也是故縱令其不重者不必得化之於陽邪惟是微發之餘勢耳是乃所以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也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此當合前條為一條豈發圈別之哉蓋自利不渴者為之太陰定證也而今曰屬太陰也者不能無疑焉雖然此於其意趣也前以對桂枝湯之脈浮者後以對少陰之自利而渴者要使太陰之位地

定當自利者脫自利者以苦湯養之也自利而液脫之微不渴者未至五日自利而渴者為少陰也之一段故者為問直指猶字以判其微因知前者者謂大陰則在少陰經新者謂大陰而在其尤重者謂在少陰經片之秋說者以少陰相序也其前以五津液不從正陽順流乎四體相連至以作音大夫寒飲而能從正陽以宜布則當發汗而不可不宣布以相作疑留則其陽距遠而唯發寒水因名之寒飲也當溫之對中理中之未及附者

改以畫白是以與彼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輩通其意也斯言大陰而氣四逆者即是症在厥極狀則敏速其方以發御者其變者亦君子御未然而之字也不言四逆陽以映應乎或世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之陰陽易症者故須能主之者自利則地利下重則以誤陽與散也至且其為也自有當首屬與未屬之三樣而前後其正當者在半裏者故曰自傷寒也夫於此而緩也甘中

正交易之脈而其能不平清濁者以是在陰陽易也手足自溫者不陽明不少陰之問症出於其邪在陽未歸于陰也較亦在猶言思言為也太陰對陽明云乃表也似乎太陰非也然也當不燥結數而水氣滿于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此既舉之陽明篇惟至七八日以下異其文彼則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以下異其文彼則作至七八日大便鞅者為陽明病也此則以至七

以下也此者本以脾家實為言然則就其不能發黃之猶排邪歸之內實一歸之內虛雖其義似可論豈不

傷寒論卷之六

半裏者不畜水氣不留
自利者不畜水氣不留
至七八日以下以書其岐也

定憲曰此章冒以本太陽
病者即傷少陽者亦大
陽病不轉入少陽者亦
一其起也及下之者亦大
陽病也其起也蓋此以氣
氣充而心下之也因自
其下而事起也兩有
者即因于本題既示
是也故知爾即存腹滿
而吐時腹自痛也其
自利甚甚蓋以氣充
及下之須與者其起
云利遂不止者相校以
判其確治者屬太陽
者即對本字以目其未
在當歸也故制桂枝湯
前章中既論脈浮而細
之非大陽者故曰太陽病以氣充彼意也

定憲曰前章時痛者蓋
此章第而論其及在更痛
者因知前症之重及下而尚
自利也斯症之不必期及
下不復要自利受在大
便不通矣故施圈以示
其不痛于一因也然則前
章者陰陽易而近似乎
大陰者此所以次乎數章在
以屬也此章者陰陽易而
近似乎陽明者此所以書
大實且加大黃也其重
作大便實者固矣不書
痛則何以據諸時痛故

傷寒脈證論 卷之六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
枝加芍藥湯主之

此其於冒首也欲協篇法故以一本字冠太陽病
也蓋太陽之為證不可固下之而誤下之故曰醫
反也此以其下之之耗裏氣而俄現腹滿時痛者
也故曰因爾也爾而通若夫假令太陽證尚不解
而發若腹滿時痛則為之邪氣已駁于太陰也况
於太陽證已解者乎修治應皆在於太陰耳故曰

屬太陰也且夫桂枝加芍藥湯之於方也與建中
湯聊有淺深之分故今雖為腹滿時痛而未必及
腹中拘急拘攣可知矣若此而備拘急拘攣之比
則直為之建中湯可亦准知矣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此直屬上條而言之者也何圈而域之為乎大實
言大便不通也千金翼作大便實可以徵矣痛即
上之所謂時痛之言也夫既雖腹滿時痛之均上
之所論而以大便不通為之別者也然則較之於
桂枝加芍藥湯則尚據實者也雖既據實而無熱

引還虛痛與實痛之機契其符以為辨何噴

定黃白陰與陽其症類多
此多辨與上病陽而
陰弱之弱者正陽不減邪
陰弱者相友而正陽
微股因現脈弱者是
必在大陰之由也其人
者更端以觀中大陽之
陰弱也續者省乎
及下之也自便利者
與者有根連云云外候
不止均其狀然此則
以胃氣弱也介

虛實名曰以其邪位
而排正陽也己發時諸心
為格故其位與少陽一
也然少陽邪陰將進于
胃內而先離太陽肌表
以著于半裏胎腸而正
陽尚能拒之故陽無缺
欠其勢致大抗也此則
正陽既為虛缺以之則
厥陰可知矣故不復如太陽
之尚進而為胃實者矣
蓋亦往來之別而已是故

傷寒論

卷之六

六

傷寒論

候之從之則不得不協精虛亦復可知矣故今取

之於虛實間而行桂枝加芍藥加大黃湯者也
桂枝加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芍藥三兩餘
依桂枝湯法

桂枝加大黃湯方 於桂枝加芍藥湯方內加大黃
一兩餘依桂枝湯法

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
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此條解桂枝加芍藥加大黃湯者也而其意義與
詳本條背馳矣恐是後人之撰次耳其以下十字更釋其
傷寒論脈證式卷六終

傷寒論脈證式卷六終

傷寒論脈證式卷之七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第七

少陰也者陰之中而亦以胃之中央為其位也

而比之太陰則既已深矣太陰尚且以虛寒為

之態况於少陰乎蓋少陰之於候既見虛寒之
機於脈與形狀者是乃所以提頭曰脈微細
但欲寐也此為之少陰之標也自利而渴腹滿

傷寒論

卷之七

傷寒論

腹痛身體疼重手足寒者即為之少陰之正證也如反發熱脈沈及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少陰之始也如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少陰之終也甘草湯桔梗湯猪膚湯之出於一時之權法乎四逆散猪苓湯大承氣湯之象於本位乎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論之歸趣乎錯綜具列而差其轉機者豈其可不推弘乎哉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蓋少陰之為候也以邪氣之故專致精氣衰敗也是故先舉於精氣衰敗之脈與形狀於提頭於此

字字思曰此章亦創始於而聖于其常細也而

而以標式於少陰之通篇者也凡脈之於微細精液虛耗之由矣夫既三陽以浮為經脈則自知三陰亦以沈為經脈也然則此於是微細也為沈微若細自可准知焉而今累沈而唯標微細者此欲使入知於未沈之場亦將有少陰之機也但欲寐是即活氣不充之狀也凡人之機密得其常者無他

以活氣充滿也而今精液虛耗則活氣隨而衰敗乃雖欲無寐得乎已如此則精液活氣之於衰敗如以洞視然矣是豈非論少陰之標式且夫少陰之於定證也固夥矣而今約之脈微細但欲寐者猶

介有精液先漂溜而活氣隨之者有活氣先耗損而致精液滯者有活氣先游閉而精液隨滯者於此四端即亦至於陽矣於陰之一般也如其詳悉當復一編通而後始無一毫之疑念也

在概斯舉揆其當症而
可決視之要類令以
病事表記之候外尚須
判諸提頭志記也

定實也曰此章雖冠以少
陰病而亦有正經與奇
推之而儀也因先以正經
喻之乎少陰病以承斯篇
綱也欲吐不吐心煩但欲
者是火陽之極邪將社于
胃實症而正陽不能與之
角爭粗自為衰弱故
醫人或判之疑其病也
清便欲自可之欲可以從
但如其處方宜從兼症
以審之中謂四五六日乃
蓋少陰病坐于盛中者也
自利而渴者喻其病將敗
陰也屬少陰也者是猶謂
病屬少陰也蓋自利而
渴之如振平木下利而脈
者之下利與消渴氣上撞
心之消渴之輕症者乃因燥

傷寒論卷之七

陽明之於提頭但標胃家實而畧之諸證矣乎概
但異虛實內外主客之分耳蓋陽位之於候自尊
于外故若臨外候之不輕則未及陽明者亦或眩
惑者當有之矣以是乎唯標胃家實之裏而畧九
之外候以要不遽斷之於外候而必應徵胃家實
於裏而後以斷之于陽明也蓋陰位之於候自尊
于裏故若臨裏證之不輕則未及少陰者亦或眩
惑者亦當有之矣以是乎唯標脈微細但欲寐之
外候而畧九之裏證以要不遽斷之於裏證而必
應徵其脈與形狀之出於精氣衰敗於外而後以

斷之于少陰也此為之論之活意也學士其察諸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
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
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
也
此條論少陰之初中終三等者也欲吐不吐心煩
但欲寐者此陰邪未縱橫之動勢為之者也乾薑
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所任也而為之少陰之
初也過之以往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已接彼厥陰
之自利消渴者也故曰屬少陰以對厥陰者也是

傷寒論卷之七
三
卷之七

經中勝陽也故配諸四
湯通運湯等則於其矣
日之間不有既愈証候
耶又愛以奇權喻平胃
白芍湯者猶象下大氣
氣又陽者厚布去其見陰
心煩猶是謂氣所謂不
不下心煩者五六日自利
者也其言乾燥則知渴也

定重也此言以病人者乃其部
不一也脈陰陽俱盛蓋謂煩
三章白脈陰陽俱盛者而解在
反矣也此以本陽證而正陽先收
於是知其矣陰亦與邪同將應
之故爾故曰及汗出以收其微
惟忠曰陽之為大在汗出而後
無汗者其令故通曰病人曰陰
汗出曰乃其汗出也縱脈浮而
熱惡寒者以發汗也況無熱
惡寒者以發汗也則不能不
屬之於陰也其汗出而後曰
不在汗出則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沉脈者之陰也此乃謂通運湯

脈之病見也
合不必陷于陰故或有洪大後
雖難桂枝及至自毫脈在微弱者
定重也此言以病人者乃其部
不一也脈陰陽俱盛蓋謂煩
三章白脈陰陽俱盛者而解在
反矣也此以本陽證而正陽先收
於是知其矣陰亦與邪同將應
之故爾故曰及汗出以收其微
惟忠曰陽之為大在汗出而後
無汗者其令故通曰病人曰陰
汗出曰乃其汗出也縱脈浮而
熱惡寒者以發汗也況無熱
惡寒者以發汗也則不能不
屬之於陰也其汗出而後曰
不在汗出則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沉脈者之陰也此乃謂通運湯

乃真武湯。白通湯之所主也。而為之少陰之終也。
夫既初於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而終於五六日
自利而渴者。則其五六日之間。不可必徒然而過
矣。當有附子湯等之證候。可亦以准知焉。而為之
少陰之中。此可見少陰初中終之三。等備得而盡
焉。虛故已下七句。蓋後人之脚註耳。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
咽痛而復吐利。合亡陽也者言權不在三陽也。此屬少陰。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
按陰陽不以通義言之。觀之於曰。此屬少陰。則所
謂營衛浮沈之意耳。且也以咽痛歸于少陰者。亦

謂營衛浮沈之意耳。且也以咽痛歸于少陰者。亦

少陰病。效而下利。譏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
以強責少陰汗也。二則麻附辛甘也。然不可乎斯症矣。小便必難

此蓋後人據真武湯。或猪苓湯而發之臆斷者也。
少陰病。脈細沈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此蓋後人據後條脈微不可發汗。而附其所窺也。
未知少陰之皆盡裏。而發汗之。之有故者也。豈其
足論乎哉。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瀋
者。復不可下之。

而斷其端也。則少陰病而陽未盡，則是一端之症也。然外既欲出陰，則君子術未然而每當以附子細辛以輔其陽。未虛而突其邪於表也。故如附子可以發之，突傷少陰之榮附子自益強。榮之榮力便百倍於桂枝也。又於陽未虛之傷少陰而不可下之症也。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則下必痛。口乾者，為不可下。曰太亦多傷是也。故至其陽已虛，尺脈弱，則死。汗已矣，曾不可處大藥，以下之也。

定憲曰：此雖冠以少陰病，而其實少陰陽易也。邪不甚，強故不至。遂於精而獨自備脫也。正亦不甚，故不至。與其邪太切，則以益燥。燥也。故於此也。猶多下大藥，多而冠以少陰病也。傷此證而汗出，則適幸。真少陰者，此瀉上既所謂脈陰陽傷，則反汗出。白陽也。但雖下利及脈微，其手足溫，惟此曰：傷形於陰而脈微，則蓋亦裏有熱者也。熱也。無所附，則以傷於裏。或自下利，熱因下利，故脈微。微也。定憲曰：可也。惟此之曰：於是雖均在少陰，而又有寒熱二途。一途之利，其之實也。生至必寒，甚則至厥逆。是也。豈為欲解乎？若其於熱也，手足溫，是以其在少陰，手足溫，為本。証也。云云。定憲曰：此惟忠亦辨其為陰陽易，故稱脈自局焉。衡山及正陽之手也。曾數日之者，以是未通乎其臟之故也。

定憲曰：此在卑難冒以少陰病。其寒陰陽易而其邪自敗也。及下利也。利者，其邪盡也。而寒而踈臥，以內荒疎也。手足溫者，結陽始信也。故曰可治矣。蓋結陽之所也。此章亦陰陽易也。大陽之篇曰：病人自大便及不欲進食者，可相參，故便而乾，則之所宜也。定憲曰：此章是對於前章而形說者，不更論於腹也。中風，任其輕重，在也。陽自陽脈下通之，即陰脈上。事之也。微者，正氣就于定憲曰：此章亦從創以說邪能釋之式也。子者，中夜之刻。當者，後夜之極。以期出於太陽環輝之篇，故其批定憲曰：此章亦前章欲解更利，微而論在其反陰陽易也。故於此，自須細察陰脈以脈微，微標以利者，其邪不勝正陽，而自退也。

此條為麻黃附子細辛湯及甘草湯發之例者也。不可發汗者，言不可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也。夫少陰之於微發汗也，應於脈未微之場也。若脈已微，則為之專精液衰耗也。即真武附子之所與也。豈得導之於表於汗乎哉。已下四句，亦後之附說耳。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下利脈暴微豈其緩證乎。而期其自欲解聊以手足溫與脈緊反去者可謂殊不知機活者也。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

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按皆是極陰轉陽之口氣大背本論之旨者也。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為欲愈。

措證候而拘泥脈法者蓋似叔和之家說矣。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說已見于前篇。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此亦極陰轉陽之言耳。脈不至所謂陰氣有餘之

時卦而配震雜兌坎平東

南西北也最於土經之少陰

則非手足陰心經而何也

定章曰此章亦仿少陰而

擬半陽明之陰陽易辨枝症

也以畫熱為主以經于前

多平云及發熱而後遲頰

平少陰病脈不至七八日

自下利之勢故知此者

不論身利與否已至九極

則亦盡現熱者是其熱邪

自手足然不速於便見危

之嫌乎少陰病者有其症

亡女以病未少陰病而身

進平脈脈而遲手足厥逆

為難治之厥陰病也今畫

汗出而心之麻黃升麻湯因

逆弱花之則尚至動其而名

下厥上竭為難治之由也

麻黃升麻湯者其大和麻

而致故桂枝兩湯者不得而

治之桂枝者生力而不可

厥陰衰極決是為大陽之

厥陰衰極決是為大陽之

厥陰衰極決是為大陽之

厥陰衰極決是為大陽之

厥陰衰極決是為大陽之

厥陰衰極決是為大陽之

傷寒明論

卷之六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

血也

按此為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等論之者乎而今標

之此篇冒少陰病者尤為無謂也是當有所誤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

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按口鼻目中出血者病道壞亂之變或為之乎是

乃由于元精虛竭則曰名下厥上竭為難治者蓋

有以乎哉雖然辭氣非正文豈其足究論焉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也與乾薑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煩躁自異矣

彼則出於陰邪欲駁于重地之動勢也故必先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傷寒明論

卷之六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

血也

按此為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等論之者乎而今標

之此篇冒少陰病者尤為無謂也是當有所誤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

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按口鼻目中出血者病道壞亂之變或為之乎是

乃由于元精虛竭則曰名下厥上竭為難治者蓋

有以乎哉雖然辭氣非正文豈其足究論焉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也與乾薑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煩躁自異矣

彼則出於陰邪欲駁于重地之動勢也故必先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傷寒明論

卷之六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

血也

按此為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等論之者乎而今標

之此篇冒少陰病者尤為無謂也是當有所誤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

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按口鼻目中出血者病道壞亂之變或為之乎是

乃由于元精虛竭則曰名下厥上竭為難治者蓋

有以乎哉雖然辭氣非正文豈其足究論焉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也與乾薑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煩躁自異矣

彼則出於陰邪欲駁于重地之動勢也故必先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傷寒明論

卷之六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

血也

按此為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等論之者乎而今標

之此篇冒少陰病者尤為無謂也是當有所誤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

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按口鼻目中出血者病道壞亂之變或為之乎是

乃由于元精虛竭則曰名下厥上竭為難治者蓋

有以乎哉雖然辭氣非正文豈其足究論焉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也與乾薑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煩躁自異矣

彼則出於陰邪欲駁于重地之動勢也故必先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

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

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

吐利消渴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

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

者既至此則冷也為寒而
發必死可決矣

定憲曰此者上云四逆之
義而論及氣打心也下利
止而有不者其不宿也明矣
定憲曰此者亦云四逆也
自冒而論正陽氣反
也身雖若以上血氣不流轉
也脈不至者氣血共退縮之
徵不煩者未急也故知
若此寒而躁者以正陽
定憲曰此者下利上云死
喻其有殊別也冒見
陰病者唯誤外後而已也
其正至是陰陽而後
傷少陰也明矣何則
陰病者陰事其自下而
動之動力則其從所
乃是以既云少陰病脈
捨形體而短也可知矣
其五雖其性之短也心大
若此而之則雖已減
不能以一舉手巨先者
猶也少陰病而漸更
也

定憲曰此者亦承上以
差後陽虛燥少也
脈微但者出於大邪除
正陽大有帶也故脈
數少也然邪已非正
氣故其脈沉也亦可
以上者附是言可也
其脈則陽不循而津液
瀦滯而不止其勢沉
脈而帶沉也
定憲曰此者陰虛意實得
離合機微之關係也但世之
錯者寧能得其真哉
或曰少陰者表裏故為之
之表裏也蓋表裏之脈
表裏之脈也蓋表裏之脈
表裏之脈也蓋表裏之脈

諸證焉此則精神將謝之動勢之所為也故必後
于諸證焉是故先諸證者證備則反自止後諸證
者直接死地故曰躁煩四逆者死也以是乎知四
逆湯通脈四逆湯之不論及躁煩者宜也乎矣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合時之自冒心者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合時之自冒心者

二條皆後人微上條而發臆見者也乎豈其足據

而論乎哉合已發而發於四肢也前章者多也斯條者後也然其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少陰之於六七日也精虛之場矣是故氣息細少

尚當出細流而無六七日到者使息高或今尚具為高
徑師一脈脈之度盡然可見矣然則於此日數也

者固其處矣而今氣息高大者何哉蓋津液之於
虛極也元氣失所御必湊其源終使氣息高大也
是乃所以發一大息於終焉之階也故曰死也

少陰病脈微細沈但欲寐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

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以下者實寒難外邪一脈而瀦滯也

按此條之所論已備於吐利躁煩四逆者死條則

亦胡贅之乎後人之辭氣明矣乎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

之

九發少陰病證者以歷三陽一陰之轉機為常矣

傷寒論卷之六

有五言而未有能得者
者雖辨集二正之西氏均慨之
而所學發是是然石耳况如
其諸習經論徒吸糟粕之
凡鳥何足共位翼而飛翔哉
余故多其其蹟曰於此少陰
病也始榮直經破三陽陰
而所現之純陰症也其對
諸所下轉于陽榮於陰之
陰症者則知斯方榮於
陽之陰症也始猶言初榮
也得之曰得少陰病也反
者蓋以當陽症而有之
榮熱今此陰症亦有之
節斷其及微也然於斯
證熱也非有根底而榮
只時虛陽將謝而始漂
搖乎肌膚而已脈沉者
是蓋羊表半裏之當因
脈也故少陽症在胸中
故少陽病曰太陽病不
解轉入少陽者腸下積滯
既不解則力則知陽力稍衰
而莫復與其邪相戰之力故
是將微細之途脈也可知少陰
是半裏之少陽位而未加經未
三陽一陰之少陰症之已定著
根底裏內而排舉少陽于胸位
者也故以附子益其陽以細辛
其云微發汗且與此章相交微
以斷其機也且按於此始得
猶言少陰病一日得之因顧大
上舒不言乎傷寒一日太陽受
之乃雖此章可配以判其意相
通也

定定思曰此章即榮始
少陰病麻附細辛而論
其勿者則失為細辛之
堪然尚須引以榮始其
有道則細辛以其草

此條所論特不然矣以直始少陰者論之也故曰
始得之也夫既病始萌于茲也雖其精氣固虛而
較之彼歷三陽一陰來者則其虛尚未甚者也故
今聊有精邪相競於裏之變也蓋精氣之滿軀穀
乎表裏固一於其機是故裏氣搖動則表氣亦隨
搖動是乃所以出於熱之由也以是乎標脈沈示
邪氣已位于少陰以異之熱之出於邪氣揚達
者也然則與所謂外熱者有大同少異之差也彼
則精氣耗散之勢所令然也此則但表氣搖動之
所出也不可不辨列矣夫蓋雖邪氣位于少陰而

以精氣搖動之變現若發熱則足察裏氣之透表
也於是乎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導裏邪於表於微
發汗者是即導之於其有路之一活法也今不
曰微發汗者蓋讓之後條而畧于此也反也者對
少陰本位又顧脈沈言之也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二兩 細辛二兩 附子一
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
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以保宅其萬一之危所也
不書至之而唯言微發汗
其方治也存夫若不得則
正固後方宜求之於身
附子四逆等之而中一可也
以二三日無証証故微發汗
也者蓋謂微始發而三日
間其邪只位于半表半裏而
未作全裏內症者薛若猶行
再而未滿下其礎于水底
故以此逆風之麻附其草道
之於未逆則或可得其治也
以是顧之少陰境之與少陽
均位于半表半裏而如少
陽正陽未虛衰而復邪駐
于斯也於斯始發少陰也正陽
精液共先虛衰而復邪直
駐于斯也或疑其邪雖經三
陽之陰而現少陰症者豈不
書得之三日哉然則如此系
何獨為之始得中之二三日乎
若果歸于始得三日則宜
於麻附細辛湯去之直順接
以書若二三日麻附其草湯
微發汗而可爾若曰不日於此章也

傷寒論卷之十
此乃前條一步之變而證與治法皆倣前條之式
者也是故為讓其脉證於彼而畧于此也夫既觀
於畧其脉證而但標得之二三日則彼所謂反發
熱脉沈之狀態不嚴然而全備自可知矣雖然今
復以此湯微發汗則知尚在於反發熱脉沈之郭
內也始得之之全備發熱脉沈與得之二三日之
不全備發熱脉沈亦是自然之勢也不可察矣
又按上條但舉脉證而讓微發汗於此條此條但
舉微發汗而讓脉證於上條互畧而全其意為之
互文之活法也以二三日以下十一字後人未辨

定憲曰此章是兼上三章而
論其始得及三日所而如精液
虛弱不虛之人雖始發少陰
于麻附細辛之少陰症而歸于
少陰者故於斯始發少陰即
而精虛也夫陽虛也其精
與陽而不虛則為始得
陽也明矣以猶言以先
精虛不足故從陽不能乘精
車而全行益乎四體遂
及敏于其陽元心藏也不
得卧猶極厚林湯云臥起

於少陰為微發汗之義。謾屬註文者也。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甘草二兩 附子一
枚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
湯主之
此於其二三日也既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
附子甘草湯而挽回陰邪於此者也以上猶以後
也夫雖既邪氣翻于心胸而精虛何為得卒復乎
於是乎邪勢必通徹于心裏此所以出心中煩也

安者之主起體蓋明非再
少陰也若此症而其邪能于
腹內則屬于太陽中陽也
謂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
小建中湯主之太陽中陽也
可別矣故如斯症以是皆
二與陰陽相陽不虛之症
其方性主厚心加之以補
精不敢屬附子者以期
復却乎治外症之桂枝湯也
復按以上之通諸尚書
以第二日後則麻附子
其功其邪既解却而
唯游氣滯液不復乎其
為加之仍有精者若
更有斯方之要也若果
蓋可以為之大病差後
之陰陽易也以下不書者
字猶是皆根湯而惡風下
不填者字也

建中四此章蓋老於
陰也得之獨言桂枝
然也麻附子為別故書
三言也口中和者以些邪也
內陷之白加者為別故亦
非口不仁而和劑也其
內陷者非出於邪也
內陷則有於表陽退
之者也也也也也也
之者同氣相求以歸
陽也但於斯時也
陰陽均自來也也也
定疏產水液凝也也
因知斯者一二日者畢
初陰而同者乎麻附子
辛散附子者於其三
日也也也邪勢險也
則歸諸陽乃易乃以黃
連阿膠湯治之者
也附子湯在表於陽也
四五日以上也其勢不陷

心中煩之據精虛乎徐側身而堪之所以曰不得
卧也然則於是證方也陰陽互不偏者而於虛實
間者也小柴胡湯之心煩及胸中煩之偏在於實
地者與小建中湯之心中悸而煩之偏在於虛地
者豈可混同乎不可不參考以知其異別矣按卧
下恐脫者字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四兩 黃芩 一兩 芍藥 二兩 雞
子黃 二枚 阿膠 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
二升去滓內膠烺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
七合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
子湯主之

按此條對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
而欲異之初故曰得之一二日也夫附子湯之於
證也本于津液凝滯也蓋津液之於凝滯有虛實
之分矣實熱為之證者於白虎湯乎見之虛寒為
之證者於此湯乎見之今也所論最在於附子湯
之初位而未悉備其面目者是故易大疑似於
實熱為之證者於是乎先標口中和以示無燥實
之候也和也者調和之謂也其背惡寒者以邪未

表而及脫... 厥陰之自下利... 此方附子有二枚... 以心中煩若連阿着故煩... 制是以病人身多二兩也... 我陽若陽氣不固復而水... 液事遂致力乎內者故... 按生薑量以疏... 水瀝... 寒乎身多逆等也

定蓋自此章... 身而身... 凡臣相... 也... 相... 案... 者亦猶麻...

者亦猶麻... 鳴呼四方中央之備乎人身也... 知非小天地哉尚顧

縱橫於少陰地位之故其勢自聳于肩背之所為也。以是乎可益知是湯之殊在其初位而未悉備其面目也。然則比之後條之津液凝滯於內外者則尚未專于內者乎矣。當灸之三字蓋後人備試用者誤混正文者也。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 茯苓三兩 人參二兩 白朮四兩 芍藥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沈者附子湯主之。此承前條而復論附子湯之在正中者也。夫附子

湯之於正中也。表裏之津液為邪凝滯者也是故。舉身體痛手足寒以證表之凝滯。骨節痛脈沈以證裏之凝滯者也。夫蓋身體痛骨節痛之為證也。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存矣。不可不辨也。其於陽實乎必有熱候及脈浮之隨焉。其於陰虛乎必有寒候及脈沈之隨焉。以是乎。今屬身體痛以手足寒屬骨節痛以脈沈此乃欲別之於彼身體痛骨節痛之於頭痛發熱脈浮無汗之比者也。手足寒病者自覺其寒冷而已。與厥冷厥逆之以外候謂之者自異矣。又按附子湯之於證方也。對應於真

武湯而但異歧流耳。然則為以正變輕重論之乎。曰否。此是二湯相與少陰之正脈證。而唯有邪氣之緩急與精氣之剛柔之異耳。是故於真武湯則邪氣雖不急而精氣已柔弱矣。於附子湯則邪氣雖不緩而精氣尚剛強矣。緩之於柔與急之於剛。參考以揆度於其所對應。則惟是異歧流耳。豈容正變輕重之論耶。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條論桃花湯之方意者也。蓋桃花之於方也。唯是止便膿血耳。豈與及於少陰病之下利乎。而

定謂此章難冒以安。以謂其在附子湯之故。但列以其次且難於附子湯。精氣既薄。加之為附子湯。其言膏油以難能。故附子湯。下利以疑乎。脫血也。是故。膏滑其腸。革以赤石脂。巡其復陽。以乾姜補其胃。其脫精以粳米者。便

使差後。附陽易。調和之。聖藥也。故於方後。屬若一服愈。餘勿服。之七字。以喻其邪既脫。消之。聖也。但持乎斯。曰。以下利者。暗傍視。猶若白通。四逆以上。而頗以經真。哉者。於下。條尚可以判其。所差。歧也。桃花湯也。者。因色以施。其。各也。然。其不。壞。其。諸。易。偏。以。論。少陰病。則。必。

今冠少陰病下利。而以論便膿血者。何哉。曰便道

出血者。殊為急徵矣。是故先棄少陰之下利。而壹

但療便膿血。膿血既止。而後復當投少陰之治耳。

方後所謂若一服愈。餘勿服。是足以蓋徵於桃花

湯之方畧。於一時也。夫既少陰之併便膿血者。尚

然矣。況於三陽及太陰之若併便膿血者。療之必

固在於是湯也。亦可准知焉矣。雖然。未如於此。諸。差。易。之。昭。也。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 乾薑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定宜也曰此章雖言以少陰病亦陰病也... 心煩者以渴氣及乎不流涕者則苦連阿膠... 相得白蜜與白粉而一時供滋養之所乘之精車而已

死以狀乎裏氣鬱而不瀉也是故問之病位則為虛實間也抑虛實間之於位也有象實候者又有像虛候者今也論像虛候者以對彼陽明篇所謂像實候者弘之變者也若夫徒採收之諸證於陰虛之本位則所謂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即是何也豈吳茱萸湯之所任乎哉又按手足厥冷宋板作手足逆冷千金翼作手足厥逆義各通矣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猪膚湯之於證方也邪氣既謝而本於津液涸渴者也是故今日少陰病下利者專過去而言之也

不曰後者以或連及于今也夫既下利之專于過去也精液必不得不隨而涸渴矣以是乎虛氣湊上部遂為咽痛以下之諸證也然則此於是諸證也非邪氣位于心胸之所令也彰彰而明哉是故今設之治方也惟在潤其涸渴涸渴既潤則虛氣何為得不謝耶是乃所以處置是湯于茲也猪膚湯方猪膚一斤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温分六服膚謂肌膚也油膩之所聚故取用之白粉湯液本草曰白米粉也得之矣

定論曰此章冒少陰病者
雖年也而歸于所屬易而
釋其因原則二三日之中
自蘊漸厚其也亦可斷
若在星則雖其咽痛
若不必要按中指當傷
唯其其神以寬徐其
陷子之所切當則新然
而差者多矣若不存
則可也其梗硬以排
因咳也蓋雖其
湯之治附子辛熱之
切當于咽痛而其已
釀成微腫則豈可
差左焉哉故與桔梗
湯以清涼其濁熱
則可差也或謂其
桔梗之功則宜復治
乎少陰病平氣者
少陰症非既入則則
何主與其桔梗乎如其首咽痛則或以兼用之而已

傷寒論卷之七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標曰少陰病二三日者猶如麻黃附子甘草湯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也皆以少陰證未具備者言之也是故彼則論精氣相競之變以為發熱者此則論寒邪上攻之變以為咽痛者也蓋咽痛之為證也其所由有寒熱之分矣由於熱者必當陽候從焉三陽未論及咽痛者蓋畧之也由於寒者必當陰候從焉此條之所論即是也然則雖均為咽痛而異寒熱之分也如此矣雖然凡為咽痛者職

由於氣液不和則一也故今謀之治也輒措其寒熱之不易治者而先治氣液不和之易治者此即先標後本之權法也所以有甘草湯桔梗湯之設也夫既與甘草湯桔梗湯治其咽痛而後直即少陰之面目而治之亦為之法也咽痛之於少陰病尚且然矣况於三陽及太陰者乎亦猶如桃花湯之以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而准於三陽一陰之下利便膿血也今也舉咽痛一證而期以甘草桔梗之二湯而不論之異別者何哉蓋咽喉之不可洞視固矣故先與藥而稍足酌知其消息也是乃所

以先與甘草湯也。夫蓋甘草湯之於方意也。但在
舒緩於氣液也。若夫於氣液不和之遂不瀉乎。或
釀成微腫。則固非甘草湯之所奏効也。故曰不差
者。與桔梗湯也。由是推之。則自知桔梗湯之排達
於津液擁滯成腫者也。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 右一味 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

半 去滓 溫服七合 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 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 去滓 分溫再服

少陰病 咽中傷 生瘡 不能語言 聲不出者 苦酒湯主

定憲曰此章蓋繼于
上枳梗湯之咽後為
腫者而論其不愈
則傷破以作瘡爛也
瘡爛也故先書咽中
傷而後書生瘡也
不能語言以與咽中
傷映發耳不出以與
生瘡
相類也乃似層層而
其意實唯示後法也

之。

此即甘草湯。桔梗湯之所漸及也。蓋津液擁腫之
為膿化者。即瘡也。傷傷爛也。此文當云咽中生瘡
傷。而曰咽中傷生瘡者。以診候書之也。夫咽喉之
生瘡也。應以咽中傷爛而噴血膿徵之耳。故及之
也。不能語言。聲不出者。二句。是可以察生瘡腫之
輕重緩急爾。必非一病人而備之之謂也。

苦酒湯方 半夏十四枚 雞子一枚 右二味 內半夏
著苦酒中 以雞子殼置刀鐸中 安火上 令三沸 去滓
少少含嚥之 不差 更作三劑

定憲曰此章亦陰陽
也蓋知至咽痛最者
頂生後用芩而芩更
除其苦酸其地而全
治則獨當有之清毒
以羊其疏胸膈以桂枝
故經氣以其神定其
劇者亦應重之良
術也

傷寒用諸法 卷之七
以雞子殼置刀鏤中。以易應草卒言之也。本邦
俗不常貯刀鏤。豈為得草卒之便耶。不如以陶器
作之之便。而且容易耳。苦酒酢也。苦酒一合。盛之
陶器。漬剉細半夏三兩。須臾投鷄子白。令相得。安
火上。令三沸。漉去半夏。頻頻含嚥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 桂枝 甘草各等分。已上
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
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定憲曰此章雖曰以少
陰病而其實足陰陽
易也。下利者其邪氣
不能壓正氣。因自
敗走而取道於下利
者也。上不既善乎少陰
病脈微細。可以觀其
脈。斯方也。若取基原
乾薑附子而當考以
白通湯。此欲使後人
以胃通也。然其後其
願陰之篤。老也。明矣。

按證方恐非本論之舊矣。後人對甘草湯。桔梗湯
而備之。試用者混出于茲耶。然今適與試之咽痛
之本於痰飲者。奏效驗者亦有之矣。然則雖方之
不古。而暫存而供使用。亦胡不可乎哉。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病在少陰之地位。而下利為之主證者。為之白通
湯也。故曰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也。蓋白通湯
之於證也。以其輕者論之。則無論於下利一證者。
尚且在真武湯。附子湯之面目。而下利已勝餘證
者。亦為之白通湯初也。以其重者論之。則無論於

定憲曰白通湯恐其白
之一在爾

定憲曰此等星繼前章
以表其胃也下利脈
者即自下利脈微之謂也
然斯而或有
故只書與白
通湯而不宜
定利不止者
當補之後
按加下脫
人尿二字
微之

蓋雖與白通湯而其
利不啻也如是乃以津
液與邪共脫也厥逆無脈
者以是正氣與津液共
將虛脫也夫正氣趨於
下利則四肢自微逆而脈
亦微矣能得至通焉乾嘔
者以爲下利津液涸也煩
者以爲氣官失津車
而不能逆理因及逆乎
其心源也是故於白通湯
增以人尿與猪膽汁以
要滋潤降透
達也服湯脈暴出者猶
燈之猶滅而舉巨光也
故曰死矣因知上既曰
息高者乃亦斯類也豈
有
生活之機而然哉微續者
正氣素然一厭若暴卒
故其神也優暢以次乎
忠道也

白通加猪膽汁湯之證脈微而下利不止者即白
通湯之終也今也此條標下利一證而不舉餘證
者將欲包裹輕重初終而全白通湯之方意也

白通湯方 蔥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 右三味
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
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
續者生

以為下利故脈已及于微者為之白通湯也蓋脈
之於微四逆湯亦有之矣雖然彼則裏虛平等而

其脈微者也此則以被劫下利故使脈及于微者
也以是乎四逆為清穀白通於溏泄亦可足以推
精虛之多少與邪氣之輕重也乃今下利脈微者
而與白通湯乎其勢堪其任者與之則必愈矣若
於其勢之已不堪其任者則下利不啻不止必遂
成以下之變也厥逆無脈乾嘔煩者此皆精氣一
旦而凌劫於下利之所為也其既至于此乎餘證
盡根起乎利不止則與夫四逆湯之精氣既耗散
於上下四表者大異矣此乃所以尚不移白通之
方而加以人尿猪膽汁也夫蓋白通加猪膽汁湯

之於證方也。問之於外，則如與厥陰無別然矣。雖
然推之於內，則未及厥陰，尚在少陰之極地也。如
前之所論矣。豈可不辨別哉。抑白通加豬膽汁湯
之於證也。尤為篤危之極也。故不待轉厥陰而有
死生大機之兆矣。於是發之脈式曰：脈暴出者死。
微續者生也。暴出，畧暴斷。微續，畧微出。互文法相
得而全矣。按千金翼與作服亦通。

白通加豬膽汁湯方 蔥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
枚 人尿五合 豬膽汁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
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

亦可用。

人尿童男者良。余屢試用人尿滋潤降伏之功。殊
最於諸品矣。朱震亨云：滋潤降火甚速。辭氣雖不
舌而足克充人尿之功也。若無膽亦可用。六字後
人之所附錄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
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
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此承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發之
也。夫既四五日之於今也。津液為邪氣凝滯其勢

定靈曰此章冠以少陰病者雖芝類適乎心表而十中二者甚難從末所識以溫陰陽易者乃就于方後所屬之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以前成半斤者當判其別也且故於此榮之也師微桃花湯曰少陰病二三日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而嘔其或有不平陰陽易者也然於真武也

辨方則如陰陽易是客
論而少陰純歸乎主論
也故當先以是講之精微
也夫醫曰少陰痛者明在
陽虛而侵邪位於胸位
二三日不已者蓋含難先
用麻附其草不曾奏其
功也如彼桃花湯唯為一
於陰陽易故有不已之字
也至四五日是喻邪身已下
定其可于裏內而如頭表
仍滯滯乎胸波也腹痛者
此裏內冷滯稍刺活氣
也不便不利者是正陽虛
而機活滯凝以不利水道
也四肢沉重疼痛者由陽
虛而水道不利則所關
之津液得滯凝而四肢
損其活計也其氣陽將
將止其所以廢也從正
水氣正陽亦將衰脫則自
是難能解難能於三陽之
中陰也陽明位中右自
亦曾無其名者是地中
武以完顯其名者是地
中陽也故以在第五位
之陽級也一陽位中
下陰也便四神之陰
其名而自火水未用者
此法可謂之及半也
死法而後如減法是同
其人下之或在五其機
也乾者增症而水勢迫乎肺
者故以味細距之小便利者
不乃於若而利水之微故
論文之自下利不至於
武而止益加一等者乃以
從其過邪也若為
依邪之不便胃腹也如乾

欲益張大。此所以為腹痛也。津液虛而機活弛矣。
水道必當不利。此乃小便不利之由也。小便不利
之既有滯水乎。必當先充之四肢。所以出於四肢
沈重疼痛也。夫既水之憑精虛乎。先充之外而後
厭其裏。是其必然也。可知自下利之出焉。今也。欲論
下利之主。出水氣而異之於厥陰之精奪下利者。
故蕪式之辭曰。此為有水氣也。蓋真武湯之定候
止于此。以下所論。皆是兼證耳。效者。由于膈裏畜
痰飲也。小便利。即以是湯之初地言之。或下利可
疑。定候既舉之。豈復贅之哉。謹推文意。或下利。或

中陰也。陽明位中右自亦曾無其名者。是地中武以完顯其名者。是地中陽也。故以在第五位之陽級也。一陽位中下陰也。便四神之陰其名而自火水未用者。此法可謂之及半也。死法而後如減法是同其人下之或在五其機也。乾者增症而水勢迫乎肺者。故以味細距之。小便利者不乃於若而利水之微故。論文之自下利不至於武而止。益加一等者。乃以從其過邪也。若為依邪之不便胃腹也。如乾

嘔者二句。合為一句。補不字。削下或字。代而字。作
或不下利而嘔者。其義可法矣。何則。此欲論水氣
內壓之不下陷而上攻者也。蓋下陷上攻之異別。
自歸水氣內壓之輕重多少。復亦可思諸。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白朮二
兩附子一枚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七合日三服後加減法若效者加五味子半斤細辛
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
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後加減法以下。蓋後人之所錄。說已見小青龍湯

者令附子勢速諸表也。嘔者通身有汗以增陽氣。未建諸表外故胸膈前益而為嘔也。因去附子以轉其病位。采陽陽易增生薑以排却其符後也。

定寒曰。少陰病。手足厥者。少陰病。自下利。有欲吐者。而復欲下。有欲吐者。蓋不能治。則正陽散。謝中外邪。陰脫。涼於穀道。而猶完也。正陽外散。則裏內必虛。覺虛寒。謂之裏寒。外執也。手足厥者。者厥。平冷寒。逆然。及中。中身也。脈微。以有於正陽微。劣欲者。使人思情。指絕之狀也。身反以對乎手足也。不惡寒者。病人氣虛。不以覺之也。其人更端。而喘。新者。也。而赤也。者。胃陽虛。平頭面也。不人面。問書。或字。歸乎。外熱。固。有赤也。故於其增。虛也。發。新。赤也。故加。蔥。以。宣。透。其。氣。宣。氣。降。下。而。應。乎。腹。中。則。斯。覺。刺。痛。

是。自。赤。也。而。不。為。者。一。段。也。於。是。少。陰。加。以。蔥。以。固。若。合。薑。豆。而。排。散。其。所。凝。滯。則。失。功。也。周。或。有。脹。身。以。害。咽。咳。而。則。者。皆。以。止。而。加。桔。梗。以。浮。其。腫。毒。其。失。功。咽。痛。止。而。不。利。亦。顯。功。下。利。均。止。者。而。其。脈。或。有。不。出。者。兩。則。有。桔。梗。煎。加。人。參。少。許。以。充。虛。也。精。氣。由。是。以。出。其。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是之證方。在于厥陰者也。而今舉之。此篇標以少陰病者。欲示少陰之轉機。駿速而無餘裕也。然則本篇所論之真武附子。亦有卒爾歸于茲者。自可察知焉。下利清穀。解已詳于前。裏寒。言腹裏有虛寒也。蓋腹裏之於虛寒也。雖固臨而不可視之。而推之以下利清穀。則如洞視然矣。故清穀裏寒。以

接文也。外熱者。精氣奔命之所為也。當於頭面心腹診之也。後之所謂散陽是也。厥逆者。言厥冷之泝逆也。脈微欲絕者。精液耗散之殊太甚也。欲如清便。欲自可之欲也。身反不惡寒。凡惡寒之為證。雖皆本精虛。而今既至精奪之極。故精神無覺。惡寒之活也。故曰反也。是之諸證。為之通脈四逆湯之定證也。其人以下。亦皆兼證耳。面上疑脫。或字。面赤色。亦外熱之一狀態耳。宋板作面色赤。亦通。或腹痛。以是湯之初地言之也。或乾嘔。或咽痛。皆虛氣上騰之所為也。蓋咽痛之為證。於少陰則先

傷寒月言 卷之七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或人謂四逆散是直散服四逆湯者也云云。是殊不知本論之讀法也。九論中證方如不相從者。豈唯此而已哉。往往有之矣。雖然。照臨之證方。則病位自不得不辨。病位既辨。則其因來亦從而明矣。於是乎。證之正變。治之主客。可曉然而指點之矣。奚為拘泥於一證候於一因來為乎哉。按以散服為法者。亦猶五苓散之方意也。後加減法。亦當倣前之所言耳矣。

定室思曰此章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斥曰少陰病者。與四逆散曰少陰病。正同其義。亦唯以候法之象于少陰言之也。蓋猪苓湯之於證也。水氣在于虛實間者也。於是乎。或有象實候者。或有象虛候者。陽明篇既舉象實候者。而詳悉之。今復舉象虛候者于此。以全虛實間之意也。下利六七日。下焦有滯水之所令也。雖既滯水之為下利。而以未專虛耗。故為現其動勢於陽地者也。欬以下之證即是也。若夫其動勢之於陰地乎。即為

之真武湯可以准知為欬者水熱迫于上部之所為也。嘔渴出于欬之動勢故曰而也。心煩不得眠者水熱之勢鬱心之所為也。是之心煩未備其情狀。但以不得眠認之者也。正與乾薑附子湯曰煩躁不得眠同之文意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於是病位也。尚在陽明者也。而今以少陰病標之者。亦唯以其外候言之也。以下二條冒少陰病者。亦皆倣之。此於是證也。以其始論之。則邪氣實

定謂曰此論本傷寒
脈證而脈者有寒也
白虎少陰之表寒也
以用麻附辛其則邪氣
與心相合而後燥燥
其熱力至其熱而口燥咽
乾也故遲疑以術中若以
少陰法證之則益助藥
其邪火而熱附不為
解非復自體所適而

其燥實迫乎死者危然在瞬息故亦在急下大承氣湯也

于表裏而見陽明本證者也。既而至此乎。以精氣生隙。故邪氣悉湊于裏。候之於外表。則其可見者。但虛態而已。是豈非似于少陰耶。雖然。以其未專精虛乎。裏氣尚有所振也。是乃所以未歸于虛地。而尚繫在于實地也。是故舉口燥咽乾。以證其裏之在于實地也。夫蓋咽口者。裏之竅口也。今為窺內實於茲者。以無由以他證窺之也。可知此條之機變。亘於不常矣。急下之對續。至不可下者也。以下二條。所謂急下之。亦當倣之耳。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

定謂曰此証大承氣而用少
陰法者蓋急下之機也
編文之附證也前後俱于少陰

義以要使人莫膠柱於診察之間也。以上三條所論皆大承氣湯之權法也。故皆曰宜也。何混之論其定證者之為乎哉。

少陰病脉沈者急温之宜四逆湯

牽引上三條來而曰少陰病也。於彼則以似本位言之。於此則以已歸本位言之。是乃欲示似與歸之際迅速不容髮故及之也。脉沈以本位言之也。是故以或微或細及瀦勢當斷之裏虛也。於上三條則脉沈亦不得謂無之。雖然以或緊或弦及滑勢當斷之裏實也。急温之顧急下之也。盖温之於

定憲曰

裏虛下之於裏實固異其分。雖然實之終始接虛虛之始亦果接實。則虛乎實乎轉機迅速而如不可視然矣。故曰急温之也。且也。四逆湯而曰宜者。明非其定候也。既知非其定候則亦復足知諸凡附子劑自有與于茲者也。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温温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湯。標曰少陰病者以手足寒言之也。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温温欲吐復不能吐是皆內實之候也。若夫

乾連芋芳湯曰若食入口即吐須相攻宜以量其機

傷寒論卷之七
併之以腹中之諸證則不得不直為承氣湯也。雖
然手足寒脉弦遲從始存今則彰然明哉。實之在
胸中者而非在腹中者也。故曰不可下也。當吐之
也是即與瓜蒂散之言也。若膈上有寒飲者此顧
實飲而論虛飲也。蓋飲之雖一而或瓜蒂以吐之
或四逆以溫之其分唯在病者之虛實而已。豈問
飲之如何而左右之為乎哉。乾嘔者虛氣迫于上
部之所為也。其候雖大類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
吐而無有飲食入口則吐之實候也。胡其混之哉。
故曰不可吐也。急溫之也。曰急曰宜者亦當微上

條之所言耳矣。

少陰病下利脉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
溫其上灸之。

此蓋後人據四逆湯而發臆見者謬傳于此乎矣。

傷寒論脈證式卷之七終

